

皇清經解續編

皇

清

經

解

集

編

皇清經解卷六十四

學海堂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

啟源

著

王變風

黍離

集傳曰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案此乃今之蘆粟

詳辨

總

話非黍也陶貞白已有黍苗似蘆粒亦大之語晦菴殆祖其

說乎今北土自有黍其苗似茅高可二尺餘一莖數穗穗散

垂實細而長黃色性黏用以釀酒俗亦呼黍子此乃黍矣黍

之不黏者爲稷顏師古急就篇注言黍似稷而黏稷卽稷也

黍稷莖葉穗粒皆同而性有黏疏之異俗通呼黍子

稷粢稌

子例切

一穀而三名音之轉也又日中星鳥可以種稷

禮記

疏引考
靈曜

一歲所最先故月令謂之首種粟乃粱類非稷也爾
雅案稷注云今江東呼粟爲粢疏云據此則粢稷粟是一物
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先儒甚疑
焉案此乃郭之誤也陶隱居曰凡粱米皆是粟類此得之又
案粢本作齋俗从米作粢且用爲齋盛之齋謬甚粢乃養之
重文音茨說文云稻餅也廣韻云飯餅也俗以九日食資饒
卽此

行邁靡靡靡字釋文無音反據文義當讀上聲玉篇徯迷彼反
徯徯猶遲遲也今作靡案此詩毛傳靡靡訓遲遲義同當亦
音同

君子于役

敘以君子于役爲寮友相思之作朱子非之改爲室家念其君
子夫大夫行役不歸室家固當繫念豈寮友之情獨應置之
膜外邪至於行役過多自是王者之失何必以無考爲譏周
之盛也有四牡皇華之詩以勞使臣今王者不念而寮友念
之其得失俱可知矣又謂君子陽陽亦前篇婦人作傳會至
此殆以經學爲兒戲

羊牛下來集傳曰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此祖埤雅之說也
埤雅云羊畏露早歸故先於牛是已然集傳次章經文作牛
羊與注疏異當是傳寫之誤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中谷有蕓兔爰三詩敘皆云閔周今觀其詞所云佻

離啜泣百罹百憂其爲可閔無疑至相招祿仕陽陽自得似
難與彼二詩同論而槩以爲閔周敘詩者其知本乎善人隱
居下位則當國者皆小人內之徒足以病民外之必至於召
寇政荒民散納侮興戎皆由此作見幾之士作詩以紀之詞
雖樂情實悲矣敘云閔周旨哉

右招我由房毛云房中之樂孔氏申之以爲天子路寢如明堂
有五室無左右房小寢則有之然天子小寢皆係於路寢此
房中之樂當於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之章氏

易

謂房非房

中之房是顧命之東房西房蓋作之於路寢也又謂儀禮房
中弦歌周南召南不合樂此詩云執簫執磬則樂舞旣備不
應作於房中其意以孔說爲非矣今案鄭荅張逸以爲顧命

之東西房乃鎬京宮室尙仍諸侯之制故有之則章謂房在
路寢而引顧命非確證也至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
而不用鐘磬之節見燕禮記注然但指后夫人侍御於君子
女史諷誦之耳若燕饗時樂工奏之則不然矣鄉飲酒禮云
乃合樂周南召南注云合樂謂歌樂與眾聲俱作疏云謂堂
上有鼓瑟堂下有鐘磬合奏此詩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召
南疏云鄉飲云合樂此歌鄉樂亦與眾聲俱作疏又云旣名
房中之樂用鐘鼓奏之者諸侯卿大夫之燕饗亦得用之故
用鐘鼓婦人用之乃不用鐘鼓又周禮磬師敎燕樂繅樂之
鐘磬注云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者皆敎其鐘磬則
章謂凡奏二南俱不合樂亦誤矣安在執簣執翳非房中樂

哉

陶本音桃再成邱也禹貢陶邱是也又審也繇詩陶復陶穴是也君子陶陶和樂貌當音遙駟介陶陶驅馳貌當音導此兩陶陶集傳皆無音反俗儒遂誤讀如字

揚之水

詩以揚之水名篇者三毛鄭皆訓激揚宋儒易以悠揚之解一急一緩義相背馳案小爾雅揚翥舉也說文揚飛舉也皆與激揚義近禹貢揚州之得名亦因水性激揚今江淮二水激揚乎悠揚乎此明驗也又悠揚二字不見古書史惟後代詞曲中頗有之豈可據以釋經哉至彼其之子本指鄉里之處者鄭箋云集傳謂戍人自目其室家殆未必然也欲挈妻子以

從軍又以不得偕行而怨恐非人情

揚之水集傳譏平王之忘親逆理當矣至謂周制凡有討伐皆用諸侯之師王師止衛王室不以出征此未知出何典也考之周禮大合軍以救無辜伐有罪及戰巡陳旻事而賞罰有功則獻愷不功則奉主車此大司馬之職也宐於社造於祖立軍社大祝之事也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史之事也執同律以聽軍聲大師之事也正治其徒役輦輦鄉師之事也合卒伍簡兵器族師縣師之事也皆言出征時也又偏兩卒伍之名蒐苗獮狩之法其爲制度甚詳若徒使安居飽食安用此紛紛者爲周世紀載闊略其用兵之事誠難悉知至成王踐奄伐東夷穆王征犬戎共王滅密宣王伐魯皆王師親征

之明證見於書敘與外傳可信也周公之東征宣王之南征
北伐則又見於詩者也誰謂天子之六師不用以征伐乎果
如集傳所云王室有難則徵兵自衛侯國有故則僅責其自
相救援畿內不出一旅以勤之非徒無以服諸侯之心抑亦
自弱其兵矣揚之水怨其上因出師不以義耳假令爲復讎
討賊之舉民將荷戈赴敵恐後誰敢怨哉小雅之六月采芑
大雅之江漢常武率師者皆王臣也執兵者皆主旅也彼不
怨而此怨何爲也

中谷有蓷

毛傳云蓷騷也爾雅云蓷蓷蓷騷皆音追蓷與蓷異蓷从艸佳

追音聲益母艸也蓷从艸蓷音省聲音凡蓷五患切也俗省作蓷

與益母之萑溷不可不辨益母艸又名茺音充蔚陸疏郭注皆

言其方莖白華然益母華有紫白二種李時珍謂白華者即

爾雅之萑萑紫華者即爾雅之藺吐回切牛藺音頻也藺萑音同

是一艸但華色異耳又陳藏器拾遺有鑿音暫菜莖葉性味與

益母同而白華亦即爾雅之萑矣

嘆其乾矣毛傳云嘆菸央居切貌陸艸生谷中傷於水鄭箋云雛

之傷於水始則溼中則脩久則乾孔疏云水之浸艸先溼後

乾今詩立文先乾後溼喻君子於己有厚薄從其甚而本之

也呂記朱傳祖伊川之說皆訓嘆為燥以為艸待陰潤而生

嘆則乾矣次則脩長者亦嘆之又次則生於溼者亦嘆之與

注疏正相反案注疏解似迂然嘆字說文原作鷗注云水濡

而乾也詩曰鸛其乾矣其曠字注云乾也引易莫曠于離竝
不引此詩可見漢時經文本作鸛字毛鄭義與說文合皆訓
鸛非訓曠也徐邈音漢則晉世已作曠字孔仲達作正義時
經文則曠而注義則鸛須剖析其異同乃竟無一字置辯徒
將曠菸二字依回牽合後儒不究其故因別爲之解耳又案
鸛俗从佳作灘它安反今用爲水灘義假借也菸音於鬱也
菸也菸於爲反病也

兔爰

集傳謂作兔爰詩者猶及見西周之盛故云我生之初天下尙
無事朱子不信敘其爲此言宐也案敘以此爲桓王詩其曰
王師傷敗指繻葛之戰也繻葛之戰在桓王十三年距西周

六十四年

平王在位五十二年

距宣王之崩七十五年

幽王在位十一年

幽王

雖西周不得云盛時如朱子之言則作詩者必生於宣王時又能追憶其盛已非童幼無知計其作詩時應入九十歲尙從征役無是理也東萊遵用敘說而詩記錄其語殆未之思與

訛俗字也本作吽从口化聲動也詩尙寐無訛或寢或訛是也又化也詩四國是訛式訛爾心書平秩南訛是也譌从言爲聲譌言也詩民之譌言是也是吽訛義同而分雅俗譌則別爲一字今詩槩作訛乃傳寫之誤正韻并吽訛譌爲一字謬甚矣

葛藟

葛藟詩箋疏本謂葛藟得河潤而生長興已不受王恩葛藟之
不如宋胡氏^旦反其說以爲葛藟宜生邱陵不宜生水畔以
喻己之失所又引他詩咏葛藟語爲葛性喜燥惡濕之證然
所引諸詩惟旄邱誠屬高阜耳若樛木條枚蒙楚止言其附
木而生不言所附之木必在山不近水也至葛覃篇言中谷
谷者爾雅以爲水注谿之名其近水更甚於河澣詩言萋萋
莫莫反足爲葛性好水之一證又此詩亦言緜緜緜緜不絕
安見其生不得地哉

謂他人父言王無父恩也謂他人母言王無母恩也元后作民
父母況九族之親乎名雖父母情則他人親親之道微矣所
以爲刺也集傳謂流民失所彊求親附於人謂之父母於文

似順於義實疏

采葛

詩言采多矣或言采之地則以地取義也沭鄉新田之類是也
或言采之時則以時取義也繫之春日薇之剛止柔止之類
是也或言采之事則以事取義也不盈頃筐不盈一匊之類
是也采葛之詩言采之外無他詞焉則義在葛蕭艾三艸矣
故傳云葛爲絺綌蕭供祭祀艾以療疾又云采葛事小傳文
至簡茲獨詳焉良以興義攸存不容略爾箋申其意以首章
爲小事使出次章爲大事使出末章爲急事使出亦非穿鑿
之見也東萊非之太過

大車

毳衣如蒺詩以艸色比衣也傳云蒺騮也又以鳥色比艸毳衣如璫詩以玉色比衣也說文云禾之赤苗謂之藁玉色如之蓋藁璫同音也又以禾色比玉皆轉相況譬以明之此古人體物之妙也案鄭謂騮色青正義引爾雅郭注云在青白之間則淺青矣毛云璫璫也沈括筆談云璫色在黃朱之間則淺朱矣又案爾雅再入謂之璫注以爲淺赤又諸侯赤芾而斯干傳謂諸侯黃朱是黃朱乃赤也據此二文則赤淺於朱璫又淺於赤然細分則異槩舉則通說文云璫赤色也亦以璫赤爲一矣

大車詩毳衣毛鄭皆釋爲毳冕之服大夫出封五命

此毛說疏云出使封

畿之外卽加命爲五

或子男入爲大夫

此鄭說

皆得服毳冕但毳冕之服

子男以朝聘天子及助祭非服以聽訟又說文引詩莢作縗

音同 莢 云帛離色璊作璊 音同 云以毳為屬 居例反 亦作縗 故卑雅據

此為說謂毳衣別是毳服非毳冕李彭山馮嗣宗亦謂毳冕

之服以絰為之毳衣以毛布為之名同實異此似之而實不

然也毛布者褐也左傳云褐之父孟子云褐夫老子云被褐

皆以為賤服大夫安得服之又據說文璊字之訓則璊即毛

布矣既謂毳衣為毛布之衣而又曰如毛布有此文義乎則

毳衣之為毳冕服不可易也毛謂服毳冕以決訟當本於師

說或古制爾耳康成好以禮釋詩而不易此傳必有見也且

大夫爵命之數言其車服而可知作詩者應借以指目其人

縱非服以聽訟於義自通矣